

竹書紀年集證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九

江都陳逢衡學

穆王上

穆王

原註名滿

前編昭王二  
年子滿生

元年己未

前編庚辰穆王元年

春正月王卽位

史記周本紀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

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彘申誠太僕之政作彘命

復寧

作昭宮命辛伯餘靡

檀萃穆天子疏昭王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王  
及祭公俱沒辛餘靡振出之王驚悸以疾殂其作昭  
宮命辛伯者蓋作先王之宮而錫命辛伯錄其振王  
之功也封之於西河是始爲西音

統箋案昭宮穆王所作以祀昭王也陸佃埤雅曰貝  
大者如輪穆王得其殼懸於昭觀卽昭宮也呂氏春

秋曰周昭王親將征荆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  
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  
濟反振祭公周乃侯之于西翟高誘註引左傳云昭  
王南征而不復孔仲達曰昭王爲沒于漢中辛餘靡  
焉得振王北濟也振王爲虛誠如高誘之註今據竹  
書穆王元年命辛伯餘靡則辛伯未沒于漢其振王  
北濟又何疑焉又按左思蜀都賦起西音於促柱劉  
淵林註曰周昭王涉漢中流而隕其右辛遊靡振王  
遂卒不復還周乃侯其子于西翟實爲長公楚徙宅

西河長公思故處始作西音見呂氏春秋是亦誤也  
况呂氏于振王北濟下云周乃侯之于西翟與紀年  
合而孔氏正義反以振王爲虛者誤也

冬十月築祗宮于南鄭

原註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于西鄭

檀萃曰古鄭城在今華州城北西鄭應作南鄭字之  
誤也晉東晉傳謂竹書自武王十七成康昭共八十  
二爲九十九年至穆王之元年適百年耳竹書以穆  
王在位五十五年今長曆亦同此說但所紀甲子不  
同耳○統箋按書無逸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  
千年者皆謂在位之年呂利云王享國百年毫荒乃  
月其生年而數若謂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則毫荒  
將何所指乎顏師古謂穆王下無都西鄭之事殊不

知西鄭南鄭一也自鎬京視之則鄭在南自新鄭視之則鄭在西○洪頤煊曰晉書束皙傳云紀年記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年也又漢書地理志臣瓚注云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瓚同校汲冢古文正據此條爲說後人以爲沈約註誤也

衡案檀萃曰祇者敬也名祇宮者緝熙敬止之遺風也統箋本作祈宮下註云祈當作祇卽傳所謂王是以獲沒于祇宮者鄭環曰昭王母祁氏穆王母亦祁氏祇宮當作祁宮蓋以奉祁后也余按穆王九年作春宮註云王所居有鄭宮春宮鄭宮卽祇宮以宮在南鄭故也然則祇春二宮蓋卽范宮之類皆爲王巡

幸之地不得與昭宮比且祁后當附于昭廟不得只作宮也

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爲伯

孫之騷曰徐嬴姓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于徐郡縣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徐子國

衡案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濱獨孤母有大名鵠蒼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東歸獨孤母以爲異覆煖之遂蛸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爲名今據竹書徐子名誕不名偃也偃或是其王

號耳取偃武修文之意尸子註謂其狀偃仰而不俯  
故謂之偃王亦非按博物志又云偃王襲其國得朱  
弓矢以已得天瑞自稱徐偃王則徐子之不名偃益  
可見矣弓矢卽竹書六年王錫命時所賜偃王假之  
以惑諸小國故云得天瑞耳

漢書人表徐隱王師古曰卽偃王也

八年春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駮耳

洪頤煊曰穆天子傳引作北唐之君

來見

衡案穆傳郭註曰魏時鮮卑獻千里馬色白而兩耳  
黃名曰黃耳亦此類也孔晁逸周書註北唐戎之在

西北者也。述異記云：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島中有草名龍芻，馬食之一日千里。古語云：一株龍芻化爲龍駒。拾遺記云：穆王巡行天下，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蓋因紀年及穆傳而附會也。

九年築春宮

原註王所居有鄭宮春宮

統箋案初學記云：鄭宮春宮見紀年，大約鄭宮卽祗宮。宮在南鄭，故因以名之。拾遺記曰：穆王三十六年

王東巡大騎之谷詣春霄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所謂春宮者殆卽此也

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謀父

鄭環曰祭公周公之後謀父字也於穆王在祖列故周書穆王稱祭公曰祖祭公按祭公內傳祈招有詩外傳犬戎有諫周書祭公有解其錫命宜也徐子何功亦錫命十七年徐戎侵洛幾失天下啟寵納侮信然

十二年毛公班其公利

檀萃曰共應作井穆天子傳作井公利

逢公固帥師

從王伐犬戎

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統箋案穆傳曰天子至于鉞山之隊東升于三道之墜命毛班逢固先至于周卽此毛公班逢公固也其公利疑作井公穆傳天子西征至于蒯人蒯栢絮逆天子先豹皮十良馬二六天子使井利受之又穆傳曰天子大朝於燕然之山河水之阿乃命井利梁固聿將六師又天子北入于邠與井公博三日而決卽

井公利也郭註疑井公爲賢人而隱邴故穆王就之  
遊戲謬矣逢公逢伯陵後昭二十年傳有逢伯陵杜  
註逢伯殷諸侯姜姓

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穆天子傳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庚辰天子乃奏  
廣樂載立不舍至于鉏山音形之下癸未雨雪天子獵于  
鉏山之西阿於是得絕鉏山之隊北循虜沱之陽乙  
酉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觴天子於當水之陽

衡案列子云北海之濱有終比之國其人性婉而從

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  
不臣男女雜遊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  
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周穆王北遊過  
其國三年忘歸此寓言非實錄也北巡之事當以竹  
書及穆傳爲是

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

孫之騶曰括地圖曰河水又出于陽紆凌門之山而  
注于馮逸之山河內曰冀州其山曰霍藪曰陽紆師  
古曰爾雅曰秦有陽紆而此以爲冀州未詳其義及

所在

惠士奇曰尔疋九藪秦有楊陰物字呂氏春秋秦之陽華

淮南子秦之陽紆高誘云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

又云陽紆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皆臆說也郭景純

謂在扶風汧縣則直以彊蒲當之矣案中山經陽華

之山楊水出焉西南流注於洛門水出焉東北流注

於河緡姑之水出於其陰酈道元謂其地在宏農上

雒河在東北洛在西南實古冀州之藪是謂洛間言

在河洛之間堯受河圖於此禹治洪水具禱陽紆卽

其地也穆天子傳天子西征騫行至陽紆之山河伯  
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自宗周漚水以西至於  
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還歸於  
周三千里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  
之上說者謂呂梁在西河離石縣西孟門乃龍門之  
上口兼孟津之名古河宗之地陽紆卽陽華蓋山也  
衍而爲藪河伯都焉其山更在藪之西故距漚水三  
千里而中山經亦云門水出陽華至於河七百九十  
里入雒水則其地之廣可知竹書穆王征犬戎祭公

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蓋謂陽紆山也似陽紆在  
西陽華在南而得合爲一者亦猶楚之雲菅跨川亘  
隰兼包勢廣者歟修務訓曰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  
盱之河陽盱者陽紆也

盱或作眇高誘曰陽眇河在  
秦地應休璉引之作陽盱李

善註云  
盱音紆

秋七月西戎來賓

統箋按墨子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赤  
刃切玉如泥孔叢子子順對魏王曰周穆王大征西  
戎西戎獻火浣之布

徐戎侵洛

統箋據穀梁傳註苞人民毆牛馬曰侵左傳有鐘鼓  
曰伐無曰侵此侵洛當以下侵上而言洛謂洛邑也  
檀萃曰書曰戎狄之也穆王六年徐子誕來朝王錫  
命爲伯以主東方諸侯其朱弓矢蓋自王朝賜之遂  
假以爲天瑞煽惑東夷伏從者三十六國乘天子西  
征遠次陽紆乃通溝陳蔡之間率舟師以侵洛邑假  
行仁義包藏禍心故狄之也

衡案後漢東夷傳時淮夷潛號率九夷以伐宗周西

至于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  
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  
者三十有六國今據紀年王錫命在前侵洛在後非  
畏其方熾而分東方諸侯以命之也且分東方之說  
亦不甚確是時同姓有魯異姓有齊俱東方大國安  
得反命徐子主之今據紀年只云錫命爲伯蓋由子  
男之爵進升爲伯是五等侯伯之伯非命爲方伯也  
又困學紀聞云檀弓載徐容居之對曰昔我先君駒  
王西討濟于河駒王卽偃王濟河卽所謂西至河上

也

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

檀萃曰爲征徐戎也天子先發六師繼起也曰造父御王入于宗周功在造父也非造父之御不能急入也不入于南鄭而入于宗周戒嚴也

衡案列子造父之師曰秦豆氏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繆王得驥溫音盜驪驂騶耳之駟西巡狩

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今據紀年只云御王並無一日千里

之說

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

後漢書東夷傳穆王得騏驎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  
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  
王仁而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  
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  
釋史註說苑後漢書作楚文王淮南子又作楚莊王  
皆在春秋時去周穆王遠矣史記伐徐事不載於周  
本紀而見於秦趙之篇豈亦闕疑之義歟

孫之駮曰劉子新論徐偃王軟而國滅韓非子荆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國名紀穆王時滅偃以封姬姓遂爲姬姓之徐

統箋案周本紀由成王至穆王凡四代楚世家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俱事成王釋生熊艾艾生熊黜黜生熊勝勝以弟熊揚爲後亦四五代則穆王時之楚子當是熊勝熊揚

史記志疑案三墳補逸曰竹書穆王北征犬戎而徐夷侵洛造父御王歸定其亂乃復西征見西王母與

史不同未詳孰是正義曰古史考云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得救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竝言此事非實年表穆王元年去楚文王元年三百一十八年余謂此事詳載後漢書東夷傳真偽莫考誠如譙周所疑而以徐偃與楚文同時則仍韓子之誤也三百十八年之數亦未確厲王以上年表無年不識守節從何案驗據世表穆王時之楚子是熊勝

鄭環曰穆王免喪卽宜命賢侯問膠舟之罪乃不征

楚而征犬戎以致徐戎入洛伐徐豈無賢侯乃獨與  
楚其事楚滅徐而勢益張宜至夷王而卽僭稱王也  
衡案楚人抗拒王師昭王喪六師于漢因以疾殂穆  
王與楚乃不其載天之仇何得令其伐徐此必有誤  
蓋楚假王命以滅之也後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  
遷帥師敗荆人于沛據此則可知此事之非實矣况  
徐戎與齊魯相近顧不以命而反帥楚子以伐之乎

夏四月王畋于軍邱

孫本作  
軍山誤

穆天子傳辛未天子北還釣於漸澤食魚於桑野丁

丑天子里圃田之路甲辰天子次于軍邱以畋于藪

澤

澤字舊空  
據檀本補

五月作范宮

郭璞曰  
離宮名

穆天子傳甲寅天子作居范宮以觀桑者仲夏庚寅

天子西遊乃宿於祭壬辰祭公飲天子酒乃歌闕

古  
昊

字

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隄

古臺  
字

乃紹宴樂丁酉

天子作臺以爲西居壬寅天子東至于雀梁甲辰浮

于榮水乃奏廣樂季夏庚戌

戌字舊空  
據檀本補

休于范宮

秋九月翟人侵畢

穆天子傳甲戌天子東遊次于雀梁蠹書于羽林季

秋天子

天子二字舊空据檀本補

乃宿于防

卽房字

畢人告戎曰陵

音

翟來侵天子使孟念

音

如畢討戎天子四日休于

護澤陵翟至賂良馬百駟歸畢之寶以詰其成

冬蒐于萍澤

穆天子傳丙辰天子南遊于黃以觀夏后氏啟之所

居乃入

入字舊空据檀本補

于啟室天子筮獵苹澤其卦遇訟

逢公占之曰戎事則從祭祀則熹畋獵則獲天子

天子

二字舊空据檀本補

飲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稀紵三十篋逢

公再拜稽首賜筮史狐對曰

對曰二字舊字据檀本補

有陰雨夢

神有事是謂重陰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

作虎牢

統箋案穆天子傳天子北入于邴至于臺有虎在乎葭中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而畜之東虞是爲虎牢案東虞誤當作東虢地理志河南成臯故虎牢或曰制師古引穆傳天子畜之東虢號曰獸牢是當爲東虢也春秋襄公二年遂

成虎牢十年成鄭虎牢卽此也

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來賓

衡案穆傳留昆歸玉百枚郭璞曰留昆國見紀年卽  
此事也國名紀穆傳留昆氏歸玉紀年云國名今紀  
年註無國名二字

作重壁臺

統箋案穆傳曰姬姓也盛柏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  
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爲之臺是曰重壁之臺郭璞  
曰盛國名公羊傳曰成者何盛也者爲諱之盛諱戚

同姓者今盛柏爲姬姓之長上位在上也按壁臺言臺狀如壘壁

鄭環曰盛成通亦作邲邲叔之後柏伯同邲叔爲王高叔祖周道百世不通婚姻故魯昭尙諱姬爲子此乃賜之上姬之長而爲作臺以著之宜其謚爲繆也史記作繆後作穆謚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繆名與實爽曰繆

冬王觀于鹽澤

原註一作王幸安邑觀鹽池非是。衡案周穆王幸安邑觀鹽池本水經涑水注誤

孫之騶曰西域記鹽澤在西州高昌縣東沙磧之地

水草難行四面危絕道路不可準記水經注蒲昌海  
龍城有鹽澤其大鹽方如巨桃

統箋按穆傳天子西絕鉞陞乃遂西南至于鹽郭註  
鹽鹽池今在河東解縣楊佺期洛陽記曰河東鹽池  
長七十里廣七里

衡案述異記鹽田在河東郡有一大澤澤中產鹽引  
水沃之則自成號曰鹽田取之無盡不沃則無也又  
張掖有鹽池自然生鹽其鹽多少隨月增減今穆天  
子所觀之鹽澤蓋卽張掖之鹽池非河東之鹽田也

故原注云一作王幸安邑觀鹽池非是

十六年霍侯舊堯

統箋按世本霍國真姓後周武王封弟于霍爲姬姓  
襄十九年傳晉女叔侯曰虞號焦滑霍楊韓魏皆姬  
姓也地理通釋曰霍姬姓文王子叔處所封在晉州  
霍邑縣穆傳霍侯舊堯郭注曰今在平陽永安縣  
西南有城

王命造父封于趙

孫之駮曰晉州趙城縣南二十里故趙城造父封邑

寰宇記今趙州其地也

衡案史記趙世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  
匹與桃林盜驪驊騮騶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  
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  
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繇此爲  
趙氏今據紀年騶耳係北唐來獻之驪馬所生非造  
父所獻也又御王歸宗周在十三年見西王母在十  
七年俱與世家不合

十七年王西征至昆侖邱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

大禁案

竹書殘

簡新文

後人輯

綴多不

完備往

往失解

即如此

條係記

西王母

來朝云

其年者

即十七

年也王

西征以

下十二

字緣起

非

### 于昭宮

洪頤煊曰藝文類聚七爾雅釋文西王母下云周穆王巡狩至崑崙山見之西王母亦來賓昭宮見

出竹書及

穆天子傳

原註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

統箋案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大

澤千里羣鳥所解

征犬戎取其五王以東

洪頤煊曰穆天子傳注引作紀年疑

十二年脫文

西征于青鳥所解

原註三危山○統箋按山海經三危之山三青鳥居

之郭注引竹書曰穆王西征至青鳥所解也○趙紹祖曰按山海經郭注引竹書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

來見賓于昭宮而今本在十七年郭註穆天子傳正作十七年疑西山經註五字爲衍又穆天子傳註引

紀年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大荒北經注亦引此文選江賦李善註所引並同則王北征一段自當爲竹

書本文非

西征還履天下億有九萬里

統箋按穆傳天子大朝于

沈註也

謂此往  
彼來即  
在一年  
之中也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九

六

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曰自宗周至于西北大曠  
原萬四千里乃還南復至于陽紆七千里還歸于周  
三千里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安得如約說億有  
九萬里乎○洪頤煊曰開元占經四引紀年曰穆王  
東征天下二億二千五百里西征億有九  
萬里南征億有七百三千里北征二億七千里

穆天子傳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禕奉璧南面立于  
寒下曾祝佐之官人陳牲全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

天受璧西向沉璧於河再拜稽首祝沉牛馬豕羊河

宗致

致字舊空  
拂穗本補

命於皇天子河伯號之帝曰穆滿女

當永致用嘗

古時  
字

事南向再拜河宗又號之帝曰穆

滿詒女昆侖宮

宮字舊空  
據檀本補

舍四平泉七十乃至於崑

崑之邱以觀春山之瑤

古贊字

天子受命南向再拜已

未天子大朝於黃之山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瑤

器柏天皆致河典乃乘渠黃之乘爲天子先以極西

土已丑天子西濟於河丙寅天子屬官效器以飲于

枝詩之中丁巳天子西南升膜晝

膜晝二字舊空

之所

主居戊午尋余

余字舊空

之人居慮獻酒百斛

斛字舊空

據檀本補

于天子天子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吉日

辛酉天子升于崑崙之邱以觀黃帝之宮而豐豐

豐字

舊空據檀本補

隆之葬以詔後世癸亥天子具蠲齊牲全以

禮于崑崙之邱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澤以釣于流  
水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  
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天子於是取孳木華之實曰  
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  
先王所謂懸圃天子於是得玉策枝斯之英乃爲銘  
迹於縣圃之上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於赤鳥之人  
其獻酒千斛於天子詔以金刃之刑賄用周室之璧  
曰春春字舊空  
据檀木補山是天下之良山也已卯天子北征  
庚辰濟于洋水辛巳入於曹奴之人戲觴天子於洋

水之上壬午北征東還甲申至于黑水西膜之所謂  
鴻鷺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羣玉  
之山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於是載  
玉萬隻天子四日休羣玉之山孟秋丁酉天子北征  
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劓閭氏壬寅天子登于鐵  
山丙午至于鷄韓氏丁未天子大朝于平野之中乃  
命六師之屬休己酉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  
之士庚戌天子西征至于元池天子三日休于元池  
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天子乃樹之竹

是曰竹林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  
之所謂茂苑天子於是休獵于是食苦丁巳天子西  
征己未宿于黃鼠之山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吉日  
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  
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際古陵字自出  
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能復來天子答之  
曰子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均平吾顧見女比及三  
年將復爾野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其跡于弇山  
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史記志疑西王母實乃西方國名如周書王會篇東方有姑妹國後漢桓帝紀羌勤姐西羌傳多姐之類其名見爾雅釋地大戴禮少間篇云舜時獻白琯竹書紀年云舜時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賈子修政語上云堯西見王母卽穆天子傳敘西王母事與曹奴巨蒐諸人無異竹書亦但言王西征見西王母其年來朝賓於昭宮而已自山海西山經撰爲豹尾虎齒蓬髮戴勝之說而世遂以爲神母故相如傳大人賦謂西王母矐然白首長生不死淮南覽冥訓謂西

老折勝揚雄甘泉賦謂王母上壽至漢武內傳又有  
天姿絕世之語嗣後神仙家遞相附會詭設姓名何  
足述哉

統箋案前漢地理志酒泉廣至縣有昆侖障金城臨  
羌縣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一統志崑崙山在肅  
州衛城西南二百五十里南與甘州山連其巔峻極  
經夏積雪不消世呼雪山十六國春秋張駿酒泉太  
守馬岌言酒泉南山卽昆侖之邱也周穆王見西王  
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

若神宮

檀萃崑崙考曰禹貢以崑崙與析支渠搜並稱蓋西戎之國名爾雅曰崑崙邱曰崑崙墟邱者以頂平而名墟者言其廣莫虛曠義如是而已耳自經籍外古書莫如山海經其道崑崙最詳或在中國或在海內或在海外或在大荒之西不一處大抵皆在中國之西北耳按西山經云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西北三百里曰長沙之山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峯音密山又西北四百二

十里曰鍾山又西北八十里曰泰器之山又西三百  
二十里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南  
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  
邱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又西三百七十里  
曰樂遊之山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於羸  
母之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  
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  
天之厲及五殘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邱又西  
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又西二百里曰長留之山其神

白帝少昊居之實惟員神魄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  
景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又西二百里曰陰  
山又西二百里曰符惕之山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  
危之山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騄山又西三百五十里  
曰天山有神焉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  
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泐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  
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西水行百里至  
於翼望之山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於翼望  
之山凡二十二山計六千五百四十里故分而著之

則有二十二山總而言之皆爲崑崙其邱則爲神陸  
吾之所司者不可以其邱槩崑崙而謂此外二十二  
山不列乎崑崙之數者也至於海外南經有崑崙墟  
海外北經有鍾山之燭陰是鍾山又跨於海外矣又  
大荒北經相繇之誅在崑崙北大荒西經大荒之中  
有靈山又西有王母之山又云西海之南流水之濱  
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  
弱水之淵環之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  
王母此山萬物盡有郭注以爲西王母雖以崑崙之

宮亦自有離宮別窟遊息之處不專一山故記事者各舉所見而言之此特言其海外者耳若夫海內西經與西次三經相接連故爲一處而分記之蓋海內西南陬以北爲貳負之尸與雁門高柳聯亘其峙於東胡夷貊之西北者則爲海內崑崙之墟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也此墟實爲帝之下都漢西域傳言烏弋國去長安萬五千餘里西行可百餘日至其國臨西海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也此卽大荒西經所謂崑崙之邱有弱水環之者也至海內西北陬

以東者則有龜山西王母梯几戴勝而憑杖其南有  
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有三足鳥主西王母給使是  
皆在崑崙墟北其墟之東南流沙所經在流沙中者  
有埤端璽暎之國焉在流沙外者有大夏豎沙居繇  
月支之國焉在流沙西者有西胡白玉蒼梧之山焉  
而崑崙山則在西胡之西北者也此皆附於海內者  
也故紀崑崙者分見雜出惟山海經爲詳焉其次則  
劉安之淮南子王嘉之拾遺記第舉其畧耳按淮南  
子云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或上倍之

是謂懸圃或上倍之是謂天帝之居據此則亦釋氏  
須彌山王之說矣拾遺記云崑崙山在昆陵之地其  
高出日月之上西方曰須彌之山對七星之下出碧  
海之中上有九層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  
玉爲臺基其記如此夫淮南與子年皆宗道道書謂  
中國四周百二十億萬里下極大風澤五百二十億  
萬里崑崙處其中央弱水周匝繞山山高於平地三  
萬六千里上三角其一角正北名曰闔風臺一角正  
西名曰元圃臺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又有墉城金

臺玉樓相似如一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  
翠丹房景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其言蓋  
襲方朔十洲記而雜以道家說也至釋氏言須彌大  
抵本乎蓋天之說其推言世界至于大千亦卽鄒衍  
八十一州而更廣大之至於不可紀極其言四天王  
天在須彌山之半日月居其下人又居日月之下以  
日月之出沒爲晝夜今談歷法推步未嘗不用此說  
也然則須彌卽崑崙吾人所處在崑崙之址日居崑  
崙而求崑崙何異於騎牛覓牛耶故淮南言崑崙之

八門謂東北方方土之山是曰蒼門東方東極之山  
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南極之  
山曰暑門西南方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西極之山  
曰閭闔之門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北  
極之山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  
節寒暑是則崑崙固包天地而言之猶佛氏須彌之  
說而穆王西巡是由山之東南馳騫於西北以上崑  
崙之頂且踰頂而西至於弇茲爲日之所入然後乃  
反也蓋山三成爲崑崙邱凡三成者皆可以崑崙名

不齊志卷之二十一  
三

故西北之荒常有此稱而求真崑崙則以懸圃閼風  
及諸寶樹爲據今皆不可見而但以河之潛行溢出  
爲河源以其旁之大山指爲崑崙嗟乎此豈崑崙也  
哉○穆巡里數總考按里西土之數各行兼數三萬  
五千里此就其西巡一面言之耳而竹書紀年謂旋  
履天下億有九萬里則就四面算之大畧與西法言  
地頗合西法言地圍周九萬里縱橫合算十八萬里  
耳至所稱春山赤鳥羣玉諸寶較考之西域傳無有  
此者惟大秦以西足以當之大秦卽唐宋之葱嶽明

史所稱之如德亞也前漢稱爲犁靛後漢稱爲大秦  
自安息西行九千里至於羅國自是南渡海而至大  
秦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  
母所居幾於日所入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  
至其奇異諸物范史以爲譎怪不經削而黜之晉書  
所載亦與同皆漢甘英所不至者萬厯時其國利瑪  
竇至京師爲萬國全圖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亞  
細亞洲中凡百餘國而中國居一第二曰歐邏巴洲  
中凡七十餘國而意大理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

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土相連  
分爲南北二洲最後得墨瓦臘泥洲爲第五而域中  
大地盡矣大都歐邏巴諸國宗天主耶穌教而耶穌  
生於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中西行教於歐邏巴其  
始生在漢哀帝元壽年庚申閏一千五百八十二年  
至萬曆九年利瑪竇汎海九萬里抵廣洲之香山澳  
其教遂沾染中土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至所言  
洲中七十餘國風俗學制幾比隆三代其果然乎然  
竊取穆傳折衷之所歷諸國皆出大荒之外卽山海

經所述其地有三皇五帝之子孫與其臺邱遺烈卽  
西圖而証於山經穆傳如至某國而某某迎獻某某  
供享如西王母之邦而獻酢歌謠登古大雅之堂可  
不謂諸天靈響之音乎今洲中諸國各建大學中學  
小學居然先王流風遺韻未衰也特圖不著崑崙而  
亞細亞之連歐邏巴有山名意貌綿亘無紀極疑以  
爲崑崙當日馭駿越崑崙而西至於王母之邦是由  
大秦循海而北以至今歐邏巴之地是歐邏巴一洲  
卽王母之邦也漢使至條支而止則小西洋東岸耳

未有至大秦者况歐邏巴哉

秋八月遷戎于太原

統箋按秦本紀莊襄王二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三年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年王齮攻上黨初置太原郡正義曰上黨以北皆太原地卽上三十七城也然則古太原地甚廣穆傳遷戎于太原夷王伐太原之戎至俞泉宣王時伐獫狁至太原皆此地也後人疑太原甚近又非必卽戎翟盤踞之所皆泥于杜預左傳註太原卽晉陽耳

鄭環曰書之太原在山西詩之太原在平涼後魏改  
爲原州今甘肅地後漢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獲其  
五王遂遷戎于太原是也詩集傳謂在太原府陽曲  
縣誤

竹書紀年集證卷三十

江都陳逢衡學

穆王下

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祗宮諸侯來朝

統箋案穆王元年築祗宮于南鄭穆傳曰仲冬吉日  
丁酉天子入於南鄭又曰吉日丁亥天子入於南鄭  
蓋以南鄭有祗宮在也穆王常居于祗宮故諸侯來  
朝亦就祗宮而朝也

二十一年祭文公薨

統箋本  
脫此條

逸周書周公云歿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作祭  
公王若曰祖祭公次子小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子  
多時溥愆我聞祖不豫有加子維敬省不弔天降疾  
病子畏天威公其告子懿德公曰嗚呼天子汝無以  
戾反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嬖御固莊后汝無  
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  
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嗚呼三公汝念哉汝無泯  
泯芬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王拜手稽首黨言

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

逸周書穆王思保位爲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  
記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  
朕寤遂事驚子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  
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  
以亡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  
華氏以亡好貨財珍怪則邪人進邪人進則賢良日  
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以亡嚴兵而不口  
者其臣懾其臣懾則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  
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樂專於君者權專於

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大臣有錮職譁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譁而弗加譁卿謀變質沙以亡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弱小在疆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嬖子兩重者亡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

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臣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貴  
功臣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召遠不親者危  
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親  
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昔者曲集之  
君伐智而專事彊力而不信其臣忠良皆伏愉州氏  
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  
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  
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鄒君齋  
儉減爵損祿君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口小弱禁罰不

行重氏伐之鄩君以亡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  
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  
之共工以亡犯難爭權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  
權林氏再戰而勝上衡氏僞義弗克俱身死國亡能  
知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  
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氏以分  
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  
黨因事外權有果氏以亡爵重祿輕比口不成者亡  
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

以亡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  
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于下陽氏以亡業形而愎者  
危昔穀平之君愎類無親破國弗尅業形用國外內  
相援穀平以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  
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獨  
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愎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  
君佞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  
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昔者元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  
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元都以亡文

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美女破國昔者續陽疆力四征重邱遺之美女續陽之君悅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爲二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園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

饑饉無食成湯伐之有洛以亡

鄭環曰此記歷序炎黃以至周初二十八

國滅亡之由俾戎夫朔望以聞蓋至此而王之悔悟切矣

三十五年

孫本二十五年

荆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荆人于沛

統箋

案穆王十二年毛公班從  
伐犬戎遷當是班之子

孫之駮曰職方兗州川涕地理志禹貢導沅水東流  
爲涕註泉出王屋山名爲沅流去乃爲涕

統箋案羅泌曰自若木至偃王三十二世爲周所滅  
後封其子宗爲徐子案徐亡于穆王十四年至是僅  
二十一年正徐子宗紹封之時也

三十七年

洪頤煊曰廣韻二十二元註引作十七年太平御覽三百五引作四十七年

大起九

師東至于九江架鼉鼉以爲梁

統箋案周禮大司馬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

千五百人爲師則九師當二萬二千五百人大雅常武曰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皆無過六師而已此則六師之外又益一半故曰大起九師也漢鄭氏以六師卽六軍恐非康王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史記淮南王傳伍被曰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正義曰卽彭蠡湖口北流入大江者漢志曰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則九江不在洞庭明矣竹書云穆王太起九師東至于九江亦卽是廬山尋陽之九江也初學記引紀年曰周穆

王至於九江叱鼉鼉以爲梁郭璞山海經序曰穆王  
駕八駿之乘周歷四荒西燕王母之廬南轍鼉鼉之  
梁離騷經麾蛟龍使梁津兮王逸註似周穆王之越  
海叱鼉鼉以爲梁也庾信徵調曲浮鼉則東海可厲  
蓋謂此也又案魏畧曰北方有橐離之國其王侍婢  
云有氣如雞子來下因有身生子東明善射王恐奪  
其國欲殺之東明走南至奄水以弓擊水魚鼉浮爲  
橋得渡與後漢夫餘傳同但奄水作淹瀝水橐離作  
索離又隋書高麗傳曰朱蒙棄夫餘南走遇一大水

深不可越於是魚鼈積而成橋遂渡則穆王架鼈鼉

爲梁容或有之

衡案魏畧一條與隋書高麗所云俱見論衡吉驗篇

衡案架鼈鼉以爲梁文選江賦恨賦註藝文類聚初學記俱引作叱鼈鼉非是蓋當時浮橋而渡造梁如鼈鼉之式故曰架若作叱字便係神仙小說家事當從北堂書鈔御覽引作架爲是統箋附會諸說亦謬又文選江賦註引紀年云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犬戎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案是年無伐犬戎事伐犬戎在穆王十二年且犬戎在西不在東也又恨賦註

誤引紀年作周武王三十七年更錯說見補疑又案  
九師當作六師古文九六二字多混

遂伐越至于紆

統箋案穆王伐越非必卽禹後之越如史記吳起列  
傳南平百越南越列傳使和集百越其大起九師豈  
僅以禹後之一越哉伐至于紆當爲越之地名楚世  
家熊渠伐庸揚粵索隱曰有本作楊雱音吁地名也  
雱卽紆矣

衡案路史高陽紀註揚越卽揚粵是爲蠻揚或作揚

雩非也統箋以雩卽紆疑誤

荆人來貢

統箋案三十五年毛伯遷敗荆人于泚故荆人畏伐  
而來貢也

鄭環曰越在荆之南非有可伐之罪而起九師以伐  
之實則將以襲荆故荆人畏而入貢也昭之陟于漢  
久矣至荆人入徐始有伐之之心又不明正其罪聞  
來貢而卽罷師報不共之讐者固如是乎

衡案藝文類聚引紀年穆王三十七年伐楚故荆人

來貢今本脫去伐楚二字說見補疑

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塗山

衡案穆王宿于黃竹夢羿射于塗山至是因合諸侯而會之左傳昭四年傳檄舉曰穆有塗山之會蓋指此也是時王方有事于東南故爲此會

四十五年魯侯潰薨

鄭環曰潰弑君在昭王十四年至此凡五十一年而得保首領以死書薨見昭穆之失刑也

衡案魯侯潰魯魏公也世本作檄公一作微公史記

魯世家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潰又作莠音弗潰古  
沸字梁玉繩曰潰乃費之譌左傳文十六年釋文引  
世家毛本作費而費與莠又通用故齊有徒人費而  
世家作莠也

五十一年作呂刑命甫侯于豐

前編作呂刑  
在五十年

書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誥四方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  
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  
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椽鯨越茲麗

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焚罔中於信以  
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帝監民罔有馨  
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  
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  
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  
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  
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  
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

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  
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  
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  
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  
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  
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  
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  
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令爾  
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  
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  
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爾造具備師  
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  
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  
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  
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  
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

倍閱實其罪判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官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荆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一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德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史記周本紀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

命曰甫刑。志疑案尚書甫作呂孔疏曰禮記書傳引此篇多稱爲甫刑詩崧高云生甫及申揚之水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宣王以後改呂爲甫也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同其說則宜稱呂侯爲是而通志氏族畧曰呂甫聲相進未必改也但竹書云穆王五十一年作呂刑命甫侯于豐似分呂甫爲二又說文云鄒甫侯所封鄒卽許字疑莫能定矣

孫之駮曰書序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書說曰周穆王以呂侯爲相孔書傳呂侯後爲甫侯故稱甫刑揚雄廷尉箴云天降五刑惟夏之績亂茲平民不回不辟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于苗民夏氏不寧穆王耄荒甫侯伊謀

統箋案馬端臨曰呂刑一書蔡氏謂舜典贖刑施于官府學校耳五刑未嘗贖也穆王贖及大辟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爲此一切斂財之計夫子錄之蓋以示戒愚以爲未然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之

下猶使人感動且拳拳乎富貨之戒則其不爲斂財  
設也審矣嚮獄末世暴君汚吏之所爲而謂穆王爲  
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謂贖之意自有在學者惟不  
詳考之耳其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蓋謂犯墨法之  
中疑其可赦者不遽赦之而姑取其百鍰以示罰耳  
繼之曰閱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可疑則贖皆  
當閱其實也其所謂疑者何也蓋唐虞之世刑法簡  
是以贖金之法止及鞭扑至于周而文繁俗弊矣五  
刑之屬至于三千若一案之法而刑則舉足觸罪矣

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始以大辟言之夫所犯至死而聽其贖金以免誠不可矣然大辟之贖二百豈無疑赦而在可贖之列者如漢世將帥出師失期之類于法皆死而贖爲庶人亦其遺意也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必贖乎曰古之議疑罪者降等一法也罰贖亦一法也虞書罪疑惟輕此書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降等法也虞書金作贖刑此書五刑之贖罰贖法也固並行而不悖也又案徐鍇曰書金作贖刑古贖皆用銅漢始用黃金少其

斤兩

五十五年王陟于祗宮

左傳昭七年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是以獲沒於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鄭環曰案祗宮本作祁宮穆王爲母祁后而作祁招蓋榮名王蓋作此以祀祁宮故曰愔愔曰昭德音曰式如玉式如金蓋因其孝思以風動之也

史記周本紀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繫扈立○

志疑案此與竹書同韓昌黎佛骨表依呂刑稱百年  
恐非是呂刑所云享國百年者指書所作之年而從  
其生年數之也御覽引史曰年一百五歲論衡氣壽  
篇言穆王  
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  
出一百三四十歲妄也

三墳補逸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致  
徐夷作亂幾失成周然太子晉稱周無道者四君曰  
夷厲幽宣而弗及於穆何也考之汲冢諸書穆王觀  
周制之衰則詢祭祖求謹言感克艱之訓則命戎夫  
作史記歌黃竹之詩以卹徒御納祈招之諫以戒淫

心其樂善喜聞恒如弗及享國百年卒以令終宜也  
統箋案梁蕭綺拾遺錄曰楚令尹子革有言曰昔穆  
王欲肆心周行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名山大川肆  
登躋之極殊鄉異俗莫不膜拜稽顙東升巨人之臺  
西寓王母之堂南渡黿鼉之梁北經積羽之地觴瑤  
池而賦詩期井伯而陸博勒石軒轅之邱紀迹元圃  
之上自開闢以來載藉所紀未有若此神異者也  
檀萃穆天子論竊惟古者天子莫重於時巡自唐虞  
定以五載成周制以十二年可見前此並無常期天

子欲往卽往以輿衛簡而駕乘神也故人皇駕六蜚  
鹿五姓同期俱駕龍狇神駕六蜚羊皇次駕六蜚麇  
皇覃駕六鳳凰栢皇駕六龍古皇神聖旣膺天命天  
必賜以神靈之服馭俾其周還天下盡納於在宥雖  
以帝升王降至于有夏禹乘二龍過海啟舞九代以  
巡大樂之野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二龍河漢各二  
此又顯著於素臣之傳者而况黃帝帝嚳與禹皆受  
靈寶龍躡能檄召鬼神以接萬靈者乎然則穆王之  
得八駿蓋亦天之所授俾得肆其心以窮其車轍馬

迹之所極也且其時天子守禮不事荒淫故穆會塗  
山與啟享鈞臺湯命景亳武誓孟津成蒐岐陽康朝  
鄭宮比咸左氏所謂六王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孰  
謂巡狩而可廢哉太平之世王道蕩平無諸險阻黃  
帝初夢遊華胥亦如斯言後來治中國竟如華胥此  
井田所自起徑涂通達四徹中繩其後雖經洪水橫  
流自禹修復之依然如故記里之鼓指南之車直馳  
於數萬里之外後王德薄水旱游凶山崩川竭高岸  
爲谷深谷爲陵于是中原之地竟成華離之土雖駕

指南之車且不能直馳數十里况數萬里哉且江河  
移徙故道陷沒勢不得不迂迴往復以取徑雖以徑  
行百里之地而蟻盤蚊陟且作數日程每歲暴雨震  
霆山剝其膚而骨立川激於漱而刻沉故山益以高  
水益以深居民鮮少怪物得窟其間造作炎冷雪山  
燄嶠無處無之身熱頭痛之阪風災鬼難之域迹交  
於中國聞軒皇穆后之所巡行舉以爲荒誕是執後  
來之地形而不知皇古地形原不如是也是知封建  
井田巡狩相爲維繫自井田壞而封建廢罷侯置守

視所治如傳舍無從盡力溝洫故道不能通天下  
一統猶如自行於畿甸而驛騷告病補以數年之靖養  
猶未完蓋廢井田封建而議巡狩弊未有不至於此  
者也夫舟車之用一也舟得其便而一朝可以三千  
車乘其通獨不可以一朝三千乎大海之水依然而  
大地之塗久變則通塞之勢殊也穆王升昆邱以覲  
黃帝之宮而培豐隆之壘傳於君吾及君丌君戲潛  
時溫歸無鳧皆書其膜拜膜拜者崑崙之人也崑崙  
卽釋氏所謂須彌而其人卽共吾人居欲界而爲六

天者也凡男皆爲天子凡女皆爲天女以其所生所  
住亦各一天耳故五界之民亦稱天子而其君長亦  
稱天王則是春山之君吾赤烏之君丌曹奴之君戲  
與潛時溫歸無鳧皆四天王與天帝釋之類也而穆  
王以臣僕遇之其膜拜穆王卽以事佛之禮事之何  
其恭謹乎

衡案穆王之事除紀年穆天子傳外錄尚書者三篇  
見逸周書者二篇皆典誥之遺音逸書祭公史記二  
解俱穆王時作若職方乃周官職方氏之文疑穆王

命史臣錄之以爲子孫戒恐後世不能如己之長駕  
遠馭而徒快心於般樂也君牙罔命或謂作於暮年  
悔過或謂作于初卽位時要皆憂勤惕厲不忘祖訓  
之作惟呂刑作于卽位之五十一年其時穆王年已  
百歲矣猶呼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而諄諄  
告諭之其立意可不謂善哉而學者泥於耄荒二字  
遂謂穆王年老荒忽傳及正義俱以此立解誠不識  
廬山真面矣案呂刑耄爲句荒度又句作刑以詰四  
方又句蓋謂穆王年雖老耄猶大勤于治作刑以懲

四方之不軌也荒訓大度訓勤與益稷篇惟荒度土  
功同意後人不察妄以耄荒二字連屬爲句且謂穆  
王巡遊無度特作五罰之贖以爲歛財計吾謂其人  
直可不必讀呂刑矣又何必與論穆王哉

竹書紀年集證卷三十終